

匆匆少年

郭峭峰

童年少年时期,正值动荡年代,沉淀了一些奇异的记忆。

我家租住的区域,紧挨着的大小院落,被顽童逐个打通,串联成片。上过柏油的黑色篱笆,拆出大洞,过一头棕熊应绰绰有余。花园一俟相连,动线大幅延长,有了纵深。对孩童来说,无论好动好静,在无人管控的大片绿地里,总能寻获欢喜。老人们,随着呼唤,变得飘然遥远。

入夜,总有情侣或经人推荐,从马路上推开松垮的木质大门,如入无人之境。这片通幽之地,乐为胆肥者无休开放,也不像公园会摇铃提醒、会播放语录歌、会放出犬只夜巡。黑暗中,这里的边际模糊,草木繁盛,总不见底。夜来香的气味细雾状弥漫,越往深处走,越能感觉到一层神秘酝酿着另一层不测。风就来了,周围瑟瑟响,不是很响。偶尔有几声慢板的蟋蟀叫,像是蛮有修养。人遇陌生,先警惕安全,桂花味道淡了一点点,就被忽略。

到过这里的恋爱人员,不会再去建德路了。建德路是瑞金医院南墙外侧,东起思南路,西至瑞金南路,整条小路长窄沉静。当年市面上,总有人把恋爱看成罪过,青春期男女无处寻觅文明的恋爱场所,建德路默默成全着接踵而至的男女。恋爱需要低一点的能见度,为相同目的而来的人们,沿整



每个周六的早晨,我和小伙伴们都会在钻石岛上的凯旋门集合,然后沿着百色河岸一直跑到双龙桥,就出了钻石岛。出了岛就是涪公河、洞里萨河以及百色河三河四水的交汇处,河面宽广、河水平静。我独爱在这里慢跑,在这里你可以瞥见柬埔寨人的生活。

天渐渐变得透亮,河边的景色慢慢变得生动起来。在雨季的时候,河水总是一半青绿一半油黄,那是洞里萨河的河水携卷着泥沙汇入涪公河,再一起悠悠流经越南汇入大海。太阳渐渐地从河对岸升起来了,首先是水天相接处一点点

在涪公河畔慢跑

张念

变红了,很快就染红了一整片天空,眨眼间一轮又大又圆的红日就悬在了河面上。身材高大的采砂船慢慢地从百色河开往涪公河里去了。这时的渡口也变得热闹非凡,早上上班的人开着摩托车、嘟嘟车、汽车抑或是步行登上渡口的摆渡船,去住水净华区、铁桥头或是更远的地方。也有渔夫撑着小船在此抡圆了胳膊撒下今天的第一张网。

太阳越升越高,河面变得波光粼粼。河边步道上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有人晨练,有人谈天,有人赏景,有人售卖。这从来不缺游泳的人,大家早晨开着车从家里出发,带上小椅子、小桌子、咖啡和茶等等,不一会儿就能到河边。

有一次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会讲中文的大爷,他朝正在跑步的我们大

条建德路密集站立,一种无约的集体性和规模化,让彼此互为底佑,坦然和专心便有了。

和建德路不同的是,那些连通的花园,静谧里含有某种妖魅,也有吃不消者,会快速原路退出。当年在此恋爱的,在培育了两代人后,如今应是七十岁以上的矜持老人了。

白天的草坪,另有耐人寻味的风光。社会上,两拨成年人因种种原因发生冲突后,各自延请知名的摔跤高手,相约在这里代表双方出场较量。观众在草坪上围圈而坐,比赛正式开始前,会有人狠三狠四,在场内踢着观众们的脚,示意让圈子更大一点。观众无不懦弱服从,我等屁孩也在其中。

每方先后派出二或三名摔跤手,赤脚,肌肉暴烈的裸身,套上厚实的帆布无领摔跤衣,腰里扎紧一条麻质腰带,以体格接近的对比拼。规则简化,判背部先触地者为负。也有高手,号称不在乎对手庞大于自己,会得到裁判尊重。个大的方似觉被丑化,脸上有一轮愤怒出现,观众兴奋。很多比赛,选手拉拉去,很是借力。每当一方要发力背摔对手时,会从丹田迸出一声“嘿啫”,若将对手麻袋状空砸在地上,就极酷。也有“嘿啫”了多下,撼不动对手,反被对手使个绊子,将其掣出丈远。

全程有表情冰冷的裁判一名,很可能是附近学校的体育教师。重庆南路第一小学,有位背后被称为陈黑皮的体育教师,常被请到草坪担任这种摔跤的裁判。这位老师,身材

矮小,皮肤墨黑,两只眸子刀一样雪亮。三教九流无不对其毕恭毕敬,言必称陈先生。我们以陈先生为自己的体育课老师为荣,每次走近他,我们的心是提着的,心跳是加速的;仰慕之至,多愿意他是自己的亲舅舅。因陈老师矮,很多没能长高的同学扬言:你去看,真正结棍的男人,都是小个子。

这种摔跤比赛的规矩清晰,摔跤器具、赛事裁决,均有一定的仪式感。失利方,对胜利方要做些物质犒赏。无非是几条香烟,光荣牌或大前门以上是肯定的。落败者还得承担当日的宴请费用。比赛结果一出,陈黑皮立马走人,不赴宴,也没看他拿过谁的牛皮纸信封。这个成年人,哪是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儿童看得懂的。

很遗憾,没有多久,这种解决争端、化敌为友的方式,就被使用管制刀具的群架代替了。跟进的,是公检法。

另有一幕,也颇有内

涵。作为阿弟一族的我们,常在这里观摩兄长们的投掷激战,即兵分敌我两军,互相朝对手投掷泥块,将对方悉数驱逐出某个界线为赢。初以游戏相约,后来竟变得舍生忘死。他们都是高年级小学生,能说各种军事术语,亦熟知库图佐夫、隆美尔和巴顿等将领的名字,有人书包里还有着《朱可夫回

忆录》。一个战斗梯队,在敌对阵营中勇猛穿插。那是真正发力的投掷,若近距离被击中,砰砰作响,应算身体伤害了。被击中的兄长们会哭得很难看,多半是为溃败饮辱而泣。在他们的冲锋和溃退中,可以看到骁勇和懦弱,狡猾和木讷。印象深的,是兄长们在努力成为某种人物时,所迸发的狂热。也看到个把鲁莽的敢死之士,终因缺乏领导才能和大局观,最后走在被押解出境的俘虏队伍里,还在头皮撬。

见到最惨烈的一役,是被逼到角落的一队少年,他们开始动用砖块还击。当有人越过规则底线后,战局发生逆转,现在溃退的,是刚才的追击者。我心狂跳,不到十岁的我,是非观顿时崩塌而紊乱了。

比快更快的,是时间在个人生命周期上的体现,我的少年时代行将

落幕。这一终结,有两个标志。

进入中学后,新结识的同学国庆,在我盯视着他家墙上那把气枪时,他毫不犹豫地摘下长枪,并长期借给我。此后,他成了我一生的挚友。那时,他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少儿合唱团的第一手风琴手。他的手臂强硕,而我是校级中学生篮球运动员,也有一定的体能。国庆从墙上摘下长枪,拍电影似的扔过来,我以单手抓住,也不失镜头感,这已是两人以肌肉在对话了。我折开长枪,露出装弹孔。这个刹那,我像有时也折断了自己的少年时代。手风琴手的做派里,已见青年式的洒脱。他以慷慨,一种愿和你分享人生快乐的慷慨,激活了我初始的男人感。我仿佛瞥见自己的少年形态,如蝉蜕般脱离在身后。

也是在中学时期,我得了麻疹,高烧七天不退,养病整整两周。

我的班主任,五十多岁,一位知性的有格调的端庄女性。她为我的成长,做过许多有益的事。整整四年,她以她的气质影响你,嘴里几乎没有随波逐流的套话,极为可贵。后来我明白,少时,有一张为师的时,端庄、温和、正气,时时亮在你面前,是人生大幸。

得麻疹后,我在家中

一篇《我的演艺生涯》文章,我一看是徐阿婆写的,想不到她竟是当年演薛丁山的那个孩子。上世纪40年代梅大师演出《汾河湾》前,要找个娃娃生演儿子薛丁山。管事的大爷来到慧敏家,不巧她正感冒发烧。慧敏爸也是梨园名角,艺名盖春来。他请大爷另找孩子代替,管事大爷说:怕没你孩子唱得利害不放心。蒙头躺在床上的小慧敏,听说要给梅大师配戏,一骨碌爬起身来喊道:“大爷,大爷,我行!”一下床就来个鹞子翻身,接连打了几个飞跤。大爷乐了,说:“好孩子就你了,份子钱加倍。”

当年天蟾舞台是远东第一大舞台,有座位近900个,梨园有“不到天蟾不成名”之说。演出那天晚上天气很冷,小慧敏在妈妈陪同下来到剧院。在后台化好

妆,穿上行头,在上场门候着。舞台很大也很亮,台下坐满观众。《汾河湾》这出戏慧敏演过多次很熟了。因为是给梅大师配戏,加上身体有病,见到这样大的场面,心里还是有点紧张。

“丁山儿,在哪里?”梅大师一声呼唤。

急忙亮相的小慧敏,念了两句戏词:“母亲

生下我,我取名叫丁山。”接下来的台词,她怎么也想不起来。台上人着急,观众也躁动。梅大师不露声色轻轻提词,她缓过神来,念完了后面的戏词,顺利地演下去了。后来扮假老虎的演员一口把小慧敏衔下台去。

小慧敏难过了,脸也不洗,妆也不卸,趴在桌上呜呜哭了起来。管事大爷鼓励说:“闺女,不碍事的,明天还有一场接着唱。”

梅大师下了场也走过来安慰道:“小孩子临时怯场是常有的事,不要紧的,后面不是演得挺好吗!”小慧敏总算放下了心。第二天她烧退了,晚上越演越来劲,嗓子也出奇好,那句“弹打南来张口雁,枪挑鱼儿水浪翻”的唱腔获得了观众满堂彩。坐在前排的京剧名家言慧珠小姐,对着小慧敏微笑致意。“记忆中人生最幸福的一个晚上,莫过于在天蟾舞台!”慧敏说。在京剧史上,唯一当过梅大师的“儿子”,配过戏的娃娃生就是她。名家言慧珠一直想收她为徒。

年轻的慧敏后来走上了援疆之路,奋斗了38年,其间她当过小学教师,并入了党。她从新疆回到上海居住时,已经是70岁出头的老人了。现在她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。爱好文学的她笔耕不辍。我说阿婆唱几句听听,她一亮嗓就是清秀的花旦唱腔:穿越唐朝看今朝,诗和远方沐霞光,丁山我把新时代来紧紧拥抱。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王妙瑞

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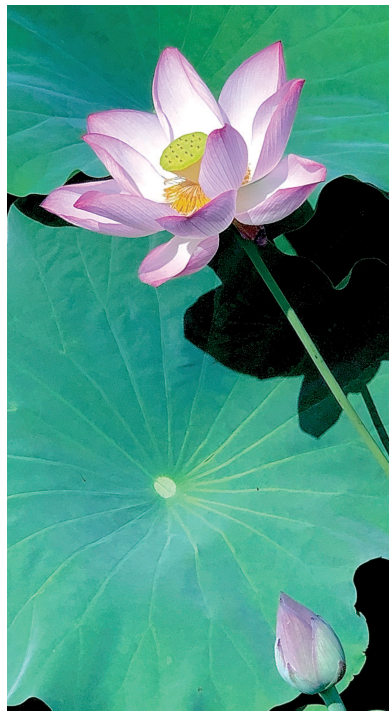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梅大师的“丁山儿”



香远益清

(摄影)

胡兴泉

一个不透光的地方待了十几天。我想念过同学和班主任老师,她并没有出现。痊愈后,老师对我说:“麻疹对婴儿的传染很厉害,女儿刚生了孩子,我有点怕,就没去看望你,对不起啊。”作为德高望重的师长,她的脸上居然有羞涩,顾盼还有一点点躲闪,又明确地透着期待,期待学生的谅解。在我们这辈的集体意识里,也有认错赔礼的概念,但那是当作处罚来理解的,并没有礼貌意义上的致歉习惯。此前

几乎没人慎重地对我说过“对不起”这三个字。和我有交集的,包括家人,什么事对你做错就做错了。像班主任那样的致歉,我是第一次收到。那一刻,老师说“对不起”的那一刻,我觉得她非常完美。那年的那一刻,一种关于自我的存在意识,被突兀碰醒。我有些昏眩,老师突然给了我混沌初开的感觉。原来,在这个世界上,我可以如此重要。我心动如鼓,几秒之内,完成了心灵史的一次翻页。

海鸥,港口的清道夫,它总是不停地飞呀飞,所以胃口也大,它是海上的一大群。每次我们起网收鱼,它们总是一大群一大群的,像轰炸机一般,翅膀下旋转着强大的气流,哇哇叫唤,上下盘旋,抢着叼钻在网眼里的鱼,叼到了,快速咽下去。海鸥会停下来吗?年轻时在渔船上,我跟着尾随着我们船的不知疲倦的海鸥,心里老是想着这个问题。听老船员说,它们飞累了,会到附近的岛屿去歇歇脚。有一次风浪连续刮了几天,把海水都刮得浑浊发黑了,我们船不能放网作业,只能在海上漂流,等着风停下来。我看到一只只海鸥收拢了翅膀,僵伏在起伏的海面上,随波逐流,全然没有了往常的样子。其实,它们是在休整,养精蓄锐。等到风稍小,浪稍平,它们又张开翅膀扇动几下,蓦地一飞冲天,直上云间。看着它们,我瞬间感到了生命的强悍和刚健。

它们的生殖,真的是轰轰烈烈。它们成群结队,从大海回归自己出生的淡水河。一路逆流而上,处处有阻截——鸥鹭俯冲下来抓鱼吃;浮冰上的北极熊,动作敏捷地半路打劫,用熊

生物记趣

王坚忍

王坚忍

王坚忍